

集部

于湖集卷十五

宋　張孝祥　撰

序

廣招後序

廣招吾友郭從範爲丞相趙公作也丞相没南荒不及見紹興乙亥冬致事天下哀之故從範作此文以慰九原之思張子曰丞相以忠受知天子同列娟疾羣纎噉

吠丞相以遷死丞相之死不死也今大憝幽戮聖政日起丞相志願畢矣挾姦欺君雖生猶死謂丞相之魂可無招也從範年未三十長不滿五尺胷次浩然常欲軒輊天下士聞不平事攘臂齧齒椎牀唾壁終日咄咄使從範幸而見用必不澳忍帖然隨流波也又區區爲趙公作此文從範之心可知也巳可知也巳

龍舒淨土文序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

或者疑之余嘗爲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身是衆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爲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爲演說令諸衆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

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極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惟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念行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者具有顛末將求信道者鋟木傳焉或病

虛中公儒者而好佛之酷若是又欲率天下舉以從公不亦戾吾聖人之意耶虛中應之曰聖人固云然也書非聖人刪耶而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去聖遠甚而一念之克即到聖處衆生一念念佛即到佛處如之何不可商太宰問聖於孔子自三皇五帝皆不以云而曰西方有聖人焉庸詎知西方之聖人非佛謂耶虛中誘予序其書故并載之虛中名曰休是歲十月旦歷陽張某

序

送王壽朋歸霅川序

王壽朋自臨川相從度彭蠡登廬阜方舟順流盡覽東南山川之勝葢三閱月至吳門而後別去壽朋幼游太學爲名進士以其餘力旁通神農黄帝之書探囊起死退然無驕色鄉來賓客相與游從如壽朋耐久可二三數也臨分置酒齊雲悯然爲書隆興初元六月二十五日

送吳教授序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太伯以文爲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禄禄者出於它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録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鎰余爲州將時所舉進士方羣試於有司予因識之登於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旣不果則爲之延譽一時名聲藉甚分敎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謂鎰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

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玉鎰也鎰勉之

送野堂老人序

乾道丁亥六月余來長沙於是金華宋君子華爲之丞子華老於學校忠厚慈祥練習典章事之來也子華雖不言而意之所屬蓋得之於眉睫之閒某得師焉以免於戾子華今歸矣其蓋屢申之於有位者而未達也雖

然達不達於子華何足道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子華年固未艾也子華由是顯以爲天子之名卿才大夫則必惟其宜將其後四世五公也耶未可知也十有二月六日歷陽張某安國書

送臨武雷令序

雷氏子滌爲臨武縣令將行問所以爲縣於子張子敬與之言夫虎豹之暴也猶豢而畜之豈非度其意之所安而逆其情之懼者與是以王者之治本人情今吾臨

武之人人也其好生而惡死趨利而避害與吾等也獨柰何以蠻胝之故吾願雷子之居是官不欲蠻其民善推其所願欲而已摩而撫之搏而磔之其寛其猛各有攸當雷子之為臨武將以是而有濟與未可知也

史警序

余自荆州得請還湖隂未至黄州二十里扁舟遡浪來迎者故人談獻可也握手問無恙命酒相勞苦暑赤壁泊黄岡望武昌西山余歎曰壯哉周公瑾之為丈夫也

一舉而三國之勢定使老瞞屏息帖耳不敢睥睨吳蜀者終其身獻可曰是則然矣孰知三國之勢定而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漢也公瑾孔明外託大義實自爲計確乎以劉氏爲心者誰與余惕然正色不敢復議獻可又出所作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余三復擊節之同舟至蘄陽而别因書以冠諸篇首獻可蘄水人獻可名也字亦云乾道己丑四月旣望

銘

陳季陵借軒銘并序

陳子借鄰居之水竹以名其軒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奚以借為雖然陳子之意則有在也作軒銘銘曰

自我觀物有一不可反身而誠至於備我混為一家抉其藩籬曾謂陳子而不是知利欲移人抑或盜取施施夸人曰已實有我登借軒聞子德音息陰俯流以洗我心

吳春卿高遠軒銘

坎井之蛙爬沙終日大鵬垂天六月一息穴壁而闚見不盈尺我登泰巔洞視八極今春卿覽德輝於千仞之表期汗漫於九垓之外高矣逺矣此余之所以名其室者歟

取友銘

直諒多聞我友三益言則我從斯我之賊天高聽卑好是正直側僻取容幽有鬼殛隳節敗名禍止汝身當官而行將疚我民揆巳何如以處它人汝誨汝思汝銘汝

紳

龔養正芥隱銘

一雞之爭覆我龜蒙或俛而拾以華厥躬是子龔子矯矯六尺歛而藏之寄此一粒龍伯觸氏孰大孰小我銘此庵不滿一笑

橘隱銘

采芝之仙藏於橘中江頭木奴比千戶封彼君子兮從吾所好霜落橘熟持杯一笑

墨沼銘

直大而方重厚少文德比玉磨礲圭角虚以受人不碌碌坐閲萬物與古爲徒受命獨有酌者水和而不流滿不覆瑞我翰墨散爲膏澤潤民屋是謂墨沼天實畀我奠南服

永寧寺鐘銘

謂聲非鐘謂鐘非聲離是二想此鐘常鳴聲無盡藏鐘亦不壞如雷如霆震此嶺海

李周翰所藏洮石銘 周翰蘄州人中洲乃其隱號也

出西河之結緑薦中洲之隱君蓋未始用吾力也不必發於硎若夫砥節礪行不見其穎則所以表一世而無羣者耶

說

二張字說 吳宮教祗若之甥

涉世欲淺造道欲深故涉之字深伯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法之字傳伯過涉滅

頂在易則凶居安資深左右其逢鞅法起秦卒轘而躬

弗敝以傳厥惟聖功爾深爾傳惟是之誨謂予不然質

爾舅氏

勉過子讀書

學無早晚但恐始勤終惰今有二人焉皆有百里之適

一人雞鳴而駕馬瘠車敝憩於塗者數焉則窮日之力

未必能至一人日中而駕馬良車駛其行不息吾知其

必先於雞鳴者矣故夫車馬者質也作輟其勤惰也過

氏子年二十有一矣棄其舊學之佛而惟吾儒之歸質甚美也志甚勤也猶懼其晝也故書此以勸之

諱說

某屏迹念咎不接外事然所寓淺狹東西行者語音輒相聞竊聽小民藉藉稱說新使君之政寛而不淪於弛嚴而不入於暴老吏斂手不得措可否其間如平舅甥之獄於談笑頃事關教化皆可紀述父子相告私自抃蹈謂士以所學所行析為兩塗久矣今公經術學問輒

世立範立朝如是治郡如是全德具美稽之昔賢無所與讓敢再拜賀但有避諱一事始聞而笑中聞而疑終之不能自決而私布之執事何者以公高明直諒萬萬不應有此談者妄謬已甚是故始之以笑談者至于三數人而不已又聞有所苛治是故中之以疑以某受知疑焉不告則爲有罪是故終言之而不敢以逆公意而止蓋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禮也私諱不及吏民不諱嫌名律也不偏諱屬聯則諱徵在是也卒哭乃諱生者

之名不當自諱也私諱不及吏民惟天子之諱通乎天下不諱其私示不敢與尊者抗也不諱嫌名雨禹丘區是也禮不應偏諱偏諱某字猶之可也偏諱其嫌猶之可也今凡支申之屬音之近者皆諱之支使謂之察推收支謂之收給狀申謂之狀呈申時謂之衙時果然也豈不甚可笑也則與退之所謂宦官宮妾之不敢言諭及機者何異以公之剛正而欲人以宦官宮妾之態事已必不然也此某所以始聞而笑也談者又曰不獨此

也雖公之名亦不欲人及之昨者小吏誤以言答之百
矣誤公名且受笞宜吏民之諱支諱申也此某所以中
之以疑也故相名檜謂膾魚生王氏諱山易山為巖又
有郎位名說而自諱月使其隸候月則曰汝往視天大
星出告我家諱禮客李姓者更以季至如墨池皮綳載
在稗官不舉進士退之作辯此公之所熟聞而訕笑者
夫寧躬自蹈之意者羣吏求容悅於公而為是耶抑公
未之聞耶其笞吏也將它罪耶此某終之不能自決而

私言之執事也果有是也公更之不難不然也願公進羣吏而諭之使言一循其故春秋之法責賢者備公垂意焉或謂某曰公或無是以告者過也公得無怒子某謹應之曰公屬為御史聞無不陳責難於君天下歸忠焉士有爭友況某於公也無而言之公必諒某之心奚怒之有

歐陽氏子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揫斂於秋而閉藏於冬冬天之時如

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人之時如此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不及則必爲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袁仲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袁君名之曰時時楚産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乘氣而化時且如此今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旣勝顛倒錯亂胷時之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書其所以告之

贈時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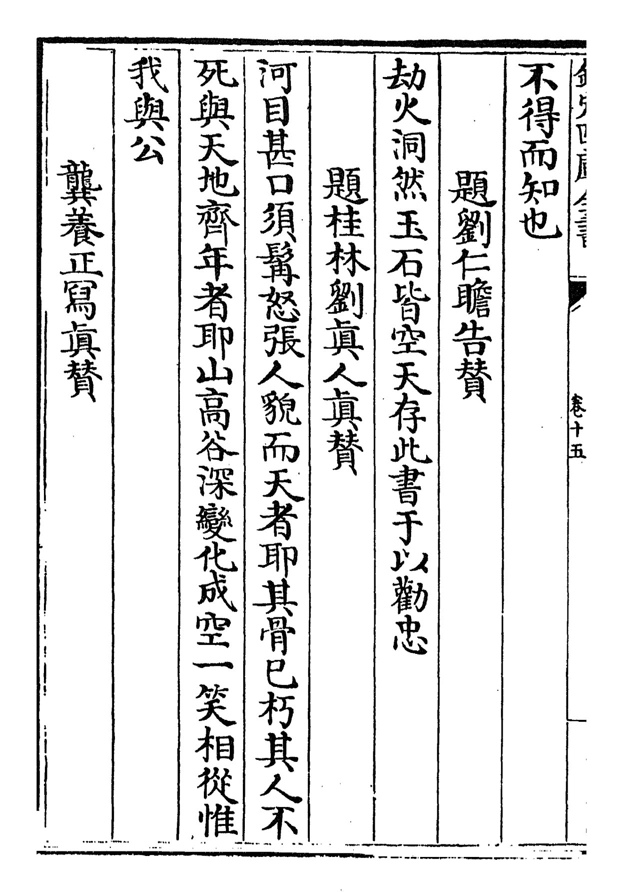
時氏彭城大族渡江而南一居秀之崇德一居吳興一居廬陵居崇德則某之外王父也甞爲登聞檢院通判吉州知雷州卒葬崇德兩子伯舅諱龡不及仕而死亦兩子長嘉之迪功郎其季三歲隨母適廬陵伍氏從伍姓今年三十三矣其守臨川同舍郎王宣子守廬陵遣人訪尋得之告以家世爲更其名曰起之而字之曰子家仲舅名檄居官廉正惠愛辦治今爲朝散郎新通判

汀州子男四人勝之恭之文之惠之末艾也居吳興曰衍之卒官朝請大夫成都轉運判官子五人儁登進士科傑侃佐行以任入官居盧陵曰開之兩子佑倚某於時氏旣外諸孫又娶仲舅之女因書遺子家使槩知其生出本末云年月記

贊

贈白雲道人贊

白雲説相口舌瀾飜南山霧中時見一斑是耶非耶吾



不得而知也

題劉仁贍告贊

劫火洞然玉石皆空天存此書于以勸忠

題桂林劉真人真贊

河目甚口須髯怒張人貌而天者耶其骨已朽其人不死與天地齊年者耶山高谷深變化成空一笑相從惟我與公

龔養正寫真贊

山澤臞儒詩中仙獨立骯髒遺拘攣服以幽蘭佩芳荃
臨風高詠離騷篇不知畫工胡爲而得其傳耶

自贊

于湖于湖隻眼細隻眼麄細眼觀天地麄眼看凡夫

于湖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于湖集卷十六至二十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方杜

于湖集卷十六

宋　張孝祥　撰

奏議

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劄子　秘書正字召對日

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興運兢兢行道餘三十年以陛下之心行陛下之政唐虞三代宜不足進而懷忠之士以令揆古容欲有議者何哉羣臣負陛下使令也

自建炎以來朝廷之治葢嘗一再更張方陛下厲精於
中興之初則執事者立異相高隆虛名而略實用逮陛
下恭己於修好之後則專國者怙權植黨廢公議以竊
主威夫君天也父也事天事父若此尚何暇望其它哉
今陛下收還威柄人才用舍蔽自聖志先時二者之弊
固已革去然臣之愚猶欲冒昧自竭者誠願陛下清間
之燕容諭邇臣使之無苟目前益務遠畧而已夫事有
可為當各進所聞豈必拘形迹之疑政或偏敝當勿憚

改作不宜習見聞之舊翫歲月則將失投機之會飾文具則必盭責實之旨使羣臣精白以承休德則陛下高拱而昭成功永輯隆平無有紀極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乞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劄子 祕書正字 呂對日

臣仰惟陛下天造神斷與海內更始士大夫流竄降黜一皆抆拭待之如初甚盛德也臣竊見前者大臣竊陛下之威福濟私心之喜怒逮其暮景狠恣尤甚士大夫

稍自振厲不肯阿附或小有違忤則羅致之獄毛舉縷析旁逮知舊懼其不能廢錮必以贓私罪汙之有司觀望風旨鍛鍊煩酷使之誣伏爰書訊鞫貫穿首尾強立左驗務令案節備具牢不可破今雖累降詔旨許以辯雪然有見賢能之士或曾蒙陛下奬拔則忌之益深乃使虛被誣衊自新無路人才終棄實可憫惜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特降睿旨下刑部諸命官自去年郊祀赦前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戶論訴監司按

發若有寃抑依條審實外如係近年取怒敌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成罪之人特免看詳並與改正廢棄士大夫實霑恩宥復全名節得備國家選用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涵養人才劄子

臣聞國勢之強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

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捄飢此則平時既不可不涵養儲蓄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爲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埴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

才又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諸中都扶持長養屢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爲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取進止

請刪定列聖圖書劄子 校書郎賜對日

臣仰惟帝室龍興聖聖傳緒天德地業既載諸信史雲章奎文又列于鴻編於是並建內閣以謹其藏所以宣奕葉之文明示萬世之軌範陛下身濟大業適追來孝載籍廣內一新寶儲館御邃清規模輪奐神聖顧歆中外感悅太平盛舉不可加已然臣竊聞列聖圖書皆在冊府六閣所藏或爲未備欲望睿明深詔祕館恭取祖宗寶訓御集實録五朝正史畫行録寫館職讎校上之六閣庶幾典冊尊嚴日星並煥上以昭陛下尊祖欽宗

丕揚謨烈之意外以闡治世之彌文垂耀來今取進止

小貼子契勘今來陳請並係已成之書止乞就秘書省官吏抄錄校正即不置局支破添給將來了畢亦不推恩

乞不施行官員限三年起離僧寺寄居劄子 校書郎賜對日

臣伏見指揮臣寮陳請州縣僧寺官員見住者限三年起離今年將已限滿臣竊惟朝廷住賣度牒之久僧徒

寖少所在佛屋例多空閒往者中興之初西北士人渡江嘗有指揮許於僧寺安下休兵以來雖間亦自造住屋然其間實有窮困者卒歲之計猶且不給豈有餘力可以買地建宅今緣年限將滿僧徒漸敢無禮迫逐或結託官吏迫以威勢流落之士極爲狼狽臣又聞紹興府福州泉州宗司及南班宗室皆在僧寺格以新制則此官府亦合遷起若別行營繕豈惟州縣甚有所費而工役之多又復重擾百姓伏望陛下矜恤特賜睿旨將

昨降寄居僧寺限三年起移措揮更不施行庶使僑寓之士數百千家皆均被上恩不致失所取進止

論先備劄子

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儲善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陛下神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當今先後注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

興起治功鞏固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羣臣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深惟古人先事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黎獻畢集允釐百工當思有馳騖不足之時四方無警百姓安堵當思有毫末弗緝之患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惟酖毒之可畏伏惟廓大治大安之勢擇凡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膝之餘使之一二條舉熟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惓惓以爲陛下獻

惟陛下幸赦取進止

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

臣恭惟陛下飭躬齋精祗見郊廟靡愛圭璧懷柔百神

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德伏覩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敘

則有詳畧之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而弗協三歲之

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有司弗議臣

甚懼焉恭惟真宗仁宗寔始親製薦饗樂章所以申景

鑠宣至和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輔
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冊雅頌所編不
足進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
篇次標別部分具以奏御陛下萬幾之暇用列聖故事
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睿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
大臣與兩制儒館之士一新撰述裒爲成書下之太常
以俟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無窮取
進止

乞修日歴劄子

起居舍人兼脩玉牒實録院檢討官臣

臣聞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録一時政事美則歸已陳瓘以死爭之著為尊堯集日録辯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增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濟登休治寶慈與儉仁民愛物聖德之盛固已聿追先烈而故相信任之專禮遇之隆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神祖也臣竊謂政事舉措號令設施一皆斷自聖斷故相或能將順贊襄而已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已意掠美自歸

揜陛下之聖明私羣臣之褒貶日歷之官因取其說著於簡策大非尊戴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實恐懼仰惟陛下旣遴選史臣付以論譔欲望駿發明詔再取去歲以前臣僚脩過日歷詳加是正審訂事實貶黜私說發明聖德庶幾作宋一經襲六爲七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王公袞復讎議 兼權中書舍人日

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

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爲人子而讎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僇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衮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母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

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葢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袞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聞春秋之義義在復讎公袞起儒生尫怯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袞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

死今又敢焉而又不死則其惡必侈於前公衮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衮復讐之義可嘉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法宜如律謹議

于湖集卷十六

于湖集卷十七

宋 張孝祥 撰

奏議

進故事

臣某曰曹操苻堅狃數勝之勢擁百倍之衆因利乘便長驅而前偃然有吞併之心然吴與晉卒能以單寡之士談笑走敵操堅號爲善用兵者及茲智勇俱困烏駭

鼠竄僅以身免而其國遂以不競者何也吳晉之君臣能以静制動以逸待勞以直應曲而又有周瑜謝玄爲之將帥也夫兵不欲多也兵多而志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苻堅之衆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飭邊備遠斥堠峙糗糧者不急籌於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恃險而固不義而強吾何畏焉

又

臣某曰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我之休戚易天下故約於處己而天下以尊榮歸之詘於一時而萬世以盛德稱焉矣正傳稘彌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儉非難而出於誠之爲難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慎夫人不出房闥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庶乎其誠矣其於富海内而興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禹之世而苗民不格兵革之患何世無之不曰

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後干羽可以懷遠不然抑末也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盖諱兵而不用也然當文帝之時彊埸無甚擾匈奴浸亦貼服文帝所以為強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強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修細柳之屯帝識其為真將軍當饋而嘆然後又知文帝勤於修德猶不敢一日而忘兵也

論薦劉澤奏

臣等伏覩武功大夫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懷州人初

爲劉錡偏將錡器之使特將一軍順昌一本作順川之役有雋功錡罷澤以所部屯太平都統王進掊克苛暴軍人怨之刺骨獨澤撫士卒如子進有所科斂澤一不從進怒逐之澤家無儲蓄即日乏食舊部曲議賑給澤澤不可曰幸有官可以歸吏部與其子徒步參選既判成矣會馬軍司後軍闕官此軍從劉錡久倚功怙勇將非其人則或頡頏而不服帥擇將難之有以澤告者以爲後軍統制一軍帖然且畏且喜澤之在後軍如在太平軍

中分市官布澤曰吾軍貧甚顧可以布與吾軍耳明日以狀謝得布它日令軍中市瓦澤又曰所居間屋尚多瓦可撤也撤以與之澤在軍自已俸之外雖添給之屬不以一錢供其私起居飲食與士卒賤者等廉勤忠直根於天性自其儕伍雖平時有不快於澤者亦不能不稱其賢澤年五十有二從軍三十年屢有戰功介於進取不善委曲專務奉公守職存撫士卒而已夷考其行雖古名將何以過是臣等擇之公議輒敢論薦欲望聖

慫將澤不次拔擢以爲中外之勸

繳駮成閔按劾部將奏 中書舍人日

淮中書省送到錄黃一道爲成閔按劾西溪選鋒第一將部將李因全不照管人兵致令逃竄乞罷從軍與遠小差遣奉聖旨依李因添差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令臣書行者右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在也功罪著而

賞非功罰非罪則爲善者不勸爲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聞西溪卒伍逃竄之事既兩旬浹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略有黜責外廷之臣不敢以爲疑者意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兹則大不然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成閲乃敢無所忌憚公爲劾章歸過隊將乞罷見任仍送吏部夫掊刻軍士役使軍士利入於已怨積於下者閲與統制統領官實爲之也閲

不爲之則統制統領官安敢爲之統制統領官不爲之則將副部隊將安敢爲之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此輩愈更恣横輕侮憲章事雖至微關繫甚重臣愚欲望聖慈將成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副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爲餘人之戒或陛下聖意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令來陳

乞罷隊將劄子亦不施行以破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訪聞馬軍司尋常減刻軍兵請受及非時役使最為酷虐士卒怨帥臣入於骨髓陛下聖聰幽隱必察諒必周知臣不敢復布若因此時畧與黜責不惟餘人知所懲戒亦可以收中原士卒之心踈遠冒聞不勝恐懼

論衛卒戍荆州劄子

臣仰惟陛下軫念上游既以荆州付之劉錡而又倚信聽從無一不至伏覩比來詔旨為錡而下數踰二十如嚴制節備官屬須緡錢增鎧仗之類是已顧中外之論猶謂錡之所急寔在兵少欲出衛卒往戍錡所夫自吴至荆州山川阻逺調發數千與其孥俱則是數萬不惟經行煩擾亦非所以外示安靖也臣愚竊欲效計以謂取之於逺不若取之於近所謂夔路是也今諸路將兵往往有名無實臣甞詢之惟蜀為盛成都萬人潼川六

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荆道路無幾若以夔兵二千益荆州轉潼川之卒以補夔闕而下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或歲時踐更或一定不易如是則内無遷徙之爲勞外無疑閒之可開周旋几席之上而形勝之强成矣議者必曰夔當蜀後夔守虚則蜀以危臣謂不然自荆入蜀取道峽中地勢險絶人必魚貫而進荆在平行之地據具蜀之衝使荆果强則孰敢踰荆而窺蜀是夔雖有兵實寘於無用之地徙之於荆則上可經蜀一本作經蜀

下控沔鄂蜀既無慮而上游亦固一動兩得有利無害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貼黄臣竊攷祖宗舊制諸將兵未有不更戍者所以均勞逸習道路如蒙聖慈採擇乞下四川制置使及湖北帥臣同共措置從長施行

論治體劄子 甲申二月九日

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威未振士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脆弱譬之元氣虚竭之人百疾俱見非

蠱如俞扁有湔胃浣腸之術莫能起也天授陛下神聖英武龍潛既久周知天下之故作其即位則舉茲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憂勞圖回日不皇暇顧惟内外大小之臣不足以仰清光之萬一是以再歲于茲大勲未集然臣聞之立志欲堅不欲鋭成功在久不在速治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令在必行不當徒為文具人僚欲其同德比義共濟艱難之業羣臣欲其宿道鄉方不為朋黨之私如是則内治不患其不修外難不患其

不弭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復文武之境土以此攄高文之宿憤躊躇四顧無不可爲者已如其不然臣恐藥不當而病益深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畫一利害

一國家駐兵淮甸根本之地實在江南沿江控扼當有重鎮除建康係帥府外如鎮江九江武昌守臣權輕緩急難以責辦欲望詳酌移淛西帥於鎮江江西帥於九

江鄂州則帶沿江安撫使仍撥蘄黄光三州爲管内遴選帥臣使治城壁繕修器械訓習本路兵民積蓄財穀責以歲月務收實効

一竊聞議者欲分抛鹽引於民間兊便錢物縁食鹽之人有限若一頓賣過却須暗損稚貨務常年所入之數臣昨曾具白劄子乞將婦人封號自恭人至孺人等第立價出賣許人户書塡與母若妻及女如貴族品官之家亦許與妾比之官誥人吏樂從比之度牒不損户口

一諸路如提刑提舉職事以漕臣兼之有餘空立兩司官吏浮費不下數萬貫欲乞詳酌畫行廢併逐司錢物專委帥臣拘收其見役人吏並合裁減兵卒發歸元來州軍漕臣每路止置一員依淮南體例兼諸司職事仍不添置人吏

一諸司屬官初無職事止能倚勢作威占破吏卒擾擾州縣除諸路應辦軍事處量行存留外其餘並當省罷若監司實有職事合委屬官即於置司處就令州縣官

兼權更不添請給人從

一州縣百姓既出免役錢有物力者猶當差科官戶既免差役役錢復免一半輕重不均欲望詳酌將官戶役錢據見科之數增起一倍並同編戶其收到錢別項樁管贍軍

一行在百司乞委臺諫公共相度將不係緊要處權行住罷公吏並放逐便候邊事寧息日依舊

乞不催兩浙積欠劄子知平江府日

臣竊聞今年浙東西州郡閒被水患陛下至仁惻怛即降睿旨分命監司賑給遂使數州之民左餐右粥如歲豐時無轉徙之患隆恩厚澤浹洽霶霈何有紀極然臣得之道塗謂湖秀諸州猶催積欠督責甚急百姓頗復不堪皆言聖天子軫念我曹濟之以食而官司不能推廣德意乃追積年逋税名色既多何所從出欲望聖慈特賜處分兩浙路監司州縣將今年以前民間所欠逐色科名税物除官戶公人及二等以上戶外其餘或與

一切蠲免或與權行倚閣至來年秋成起催如敢違戾許人戶越訴及委御史臺彈劾取旨重寘典憲仍令轉運司徧牓曉示庶使斯民家至戶到皆知陛下所以哀矜元元之誠意而州縣之吏不敢奉行滅裂取進止

論謀國欲一劄子

臣居鄉時鄰之富者有二子焉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賈而父莫之決也而使之俱爲之二子之始謀非不善也爲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非

而相殘相戾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
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
衣而節食內閫牆而外禦侮朝於斯夕於斯期豐其家
而已是人者訖致千金之貲夫富之與貧圖功之難易
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
矣謀不一之爲患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
不吉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惟不一則天下之事
雖至小而無成況夫濟艱難之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

勝憂國愛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取進止

于湖集卷十七

于湖集卷十八

宋 張孝祥 撰

奏議

論先盡自治以爲恢復劄子

臣竊惟金人失好縶我行人中外同憤聖意堅決申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蒙被使令感激隆知誓當效死顧受任之初有當爲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陛下

神聖英武得於天縱永念祖宗創業之難太上皇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耻復不共戴天之讎天地鑒觀神靈孚佑苟充是心何求不獲然臣區區之愚獨願陛下益務遠畧不求近功而已夫所謂務遠畧者願陛下盡舍拘攣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當爲者起居飲食不忘此志而已夫所謂不求近功者願陛下多擇將臣激厲士卒審度盈虛躊躇四顧不見小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太祖皇

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初未服從我太祖皇帝規橅已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爲我有臣願陛下以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亂者爲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幸願取進止

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

臣聞國之強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強也未嘗不勝也而高祖卒取天下盖項氏之臣所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爲劉氏用無惑乎

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艱難之時獨運神斷思濟宏業孜孜汲汲二年于兹而成功泯然未有端緒盖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令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於盜賊取於强隣取於仇讎取於姻戚苟才矣初不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兹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輒有除用幸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某人之戚黨也此某人之子若孫也此故嘗有所負犯也此跌

宕而不羈也其用武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沮夫如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望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詳察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四方陛下將無爲而不獲無爲而不成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赴建康畫一利害

一臣今來起發欲先往鎮江府措置事宜訖即至建康

交割職事就令本府以次官時暫權管却往兩淮將來若有邊事亦許臣往來措置

一臣如體訪得武臣内有智略忠義習知邊事或能幹辦繁難之人欲乞從臣不拘見任寄居待闕官指名踏逐分付諸軍量才使喚如都督府有合差委幹當事務亦許依此施行

一兩淮措置事務全在州縣官吏協心愛惜不擾而辦如有違戾去處許臣按劾聞奏

一臣應有奏報文字並乞徑赴御前投疑開析

論蕭琦第宅及水灾賑濟劄子　知建康府日

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御寶封送下御筆付臣及蕭琦第宅圖本臣已望闕百拜祗領訖伏念臣孤遠賤臣遭遇陛下入從出藩眷簡優隆糜捐萬死難以報稱今又錫以宸翰寵嘉踰等雲章奎畫永藏私家臣闔門老穉不勝感恩戀聖歡喜踴躍之至蕭琦之居即日併工營繕謹遵睿訓更加高大及多與空地令可馳射琦在此僑

寓臣五七日之間一往見之飲食醫藥錢酒之屬常常
照顧所有按月請俸合係總領司支已行關報訖緣未
有支行真俸指揮有司不敢擅行琦遠客累重欲望聖
慈特賜處分所有供給錢建康府已應副訖仰乞睿照
江東路沿江州軍水災甚廣臣節次曾具奏聞夏稅亦
自無可輸納秋苗決然無望如淮西廬和之間人民亦
多被害竊慮秋冬之郊飢民聚爲盜賊臣雖已差官前
去太平州廣德宣池州措置更乞聖慈宣諭宰執預治

荒政淮上百姓方罷築城掘壕般塼踏弩之役四月以來急去揷秧冀望收成一飽忽被水害人情皇皇仰惟陛下焦勞萬幾德動天鑒災異之來決非人力如堯湯之時定有冥數但於賑濟防閑撫摩惠養不得不盡伏望曲軫淵衷中外幸甚江上諸州將兵闕額甚多臣已令所差官將被水闕食強壯人說喻招刺支與例物亦消弭盜賊之一端謹具劄子奏聞謹奏

乞擇近臣令行荆襄參酌去取牧馬專置一司

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同司馬倬趙其張其相度於湖北京西置一孳生馬監措置條具利害供申臣尋關牒京西安撫及兩都統司各據回文欲以騍馬四千疋分爲四監內鄂州都統司認養二千疋荆南都統司認養一千疋湖北京西安撫司各養五百疋臣竊惟中興以來馬政不脩歲歲博買其費巨億而諸軍之馬愈更乏少此則牧養之道未得其宜故也今朝廷方

議置監欲還祖宗之舊若措置得宜則省國用振軍威制強敵於是乎在蓋政事之大者不可茍且嘗試而爲之也今若諸軍分養則與前日之揆綱馬略同諸軍茍於得馬不復爲經久之計一二年後稍有折閱則又將以辭自解謂荆襄非宜馬之地如此則東南長無牧養之利必資諸蠻而後可耳臣愚欲望聖慈特出聰斷於近臣中不問文武擇知馬者一二人令行荆襄淮南境中與諸軍帥守臣寮深圖地土水草之宜國朝以來所

置監牧已行故事參酌去取具以上聞取自聖裁專置一司付以事權嚴爲黜陟之科責其成功如此則宣撫司所買四千疋不爲虛費假以歲月朝廷真得牧馬之用須至奏聞者

小貼子諸軍揀汰使臣軍兵所在成羣若令後撥付牧馬監令逐州軍解發按月請俸就監支給專令牧養實為兩便伏候勑旨竊聞西北諸監惟沙苑最盛訪聞監兵見今猶有存者散在關外諸軍

乞令宣撫司從實根刷撥付今來置監去處指教

伏候勅旨

辭免除起居舍人奏狀

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以諸生荷陛下親擢俾冠多士觸忤蹈禍復蒙陛下脫臣父子於九死之中兹又驟自省闥進侍殿陛凡昔再生與今超用一出聖意不緣他人論報之心雖臣軀命非臣敢有豈宜

輒爲辭避實以臣齒少人微塵竊科第甫及五年備數
南宮已懼顛躋况秉筆柱下專記言動非辯智閎達莫
宜此選今臺閣諸臣學識資望高出臣右者不可勝舉
苟臣冒昧躐據必致清議弗容伏望陛下天地父母之
恩委曲哀憐察臣危悃非敢矯飾追寢誤恩改授賢傑
庶安愚分

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

伏念臣去國六年分甘永棄叨蒙收召使復故官已試

無庸矧堪因任仰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方闡宏業書
贊之行宣導德意宜有鴻博來膺遴選况承攝是官既
皆名儒奪彼與此義難冒受敢冀聖慈俯亮誠悃許臣
依近降指揮終滿平江今任旣安愚分允穆師瞻干冒
天威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辭免參贊軍事兼知建康府奏狀

臣起於諸生叨竊名宦軍旅之事實不諳曉顧方外敵
凌侮主憂臣辱臣於茲時蒙被使令義無辭難死生惟

命但今日之事勢異疇昔敵情叵測邦計猶虛至如守備之脆堅列將之能否強弱之辨進退之宜難以揄度而周知必須親履而詳訪若乃以虛爲實以是爲非苟且目前咎將誰執豈一身夷滅之足惜而誤國欺君之是虞臣實何人而當此選又况帥藩之重宮鑰之嚴雖曰攝承亦難冒據伏望聖慈收還誤寵更圖奇傑仰備驅馳特賜除臣在外宮觀

辭免知靜江府奏狀

臣愚戇不學叨竊踰分罪戾盈溢遂致煩言仰荷隆恩姑從罷黜敢圖開宥還職分閫而況彬賀之間儻有兵事靖治之畧必惟其人伏望收還成命别畀通材

辭免復待制奏狀

伏念臣頃以諸生遭逢太上歷官未久遽躐禁塗自抵譴呵迄蒙矜宥祠禄終更旋郡紆紱天地之恩毫髪未報陛下行堯之道建用皇極曠蕩之澤與物爲春凡是放臣悉加甄叙顧如孱庸亦與兹寵冒昧以居懼怫

與議仰斷睿鑒俯亮危悃收還成命使復賤官誓殫愚忠益圖來效所有復職指揮未敢祗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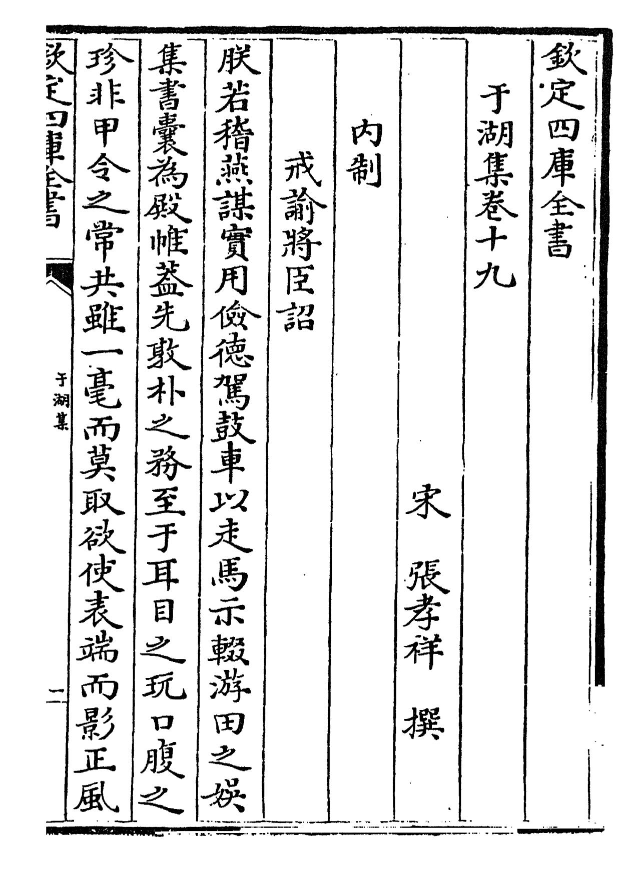
臣踈遠微賤遭遇陛下叨荷眷隆屢垂奬使昨者廣西罪戾盈積劾章既上謂當投竄聖慈寬宥止從罷免至於貼職復與全存天地父母恩德莫喻雖極縻捐報稱何有自反私室闔門訟愆屏息避影早夜怵惕敢圖簡記又俾藩郡視舊所領是爲鄰壤委寄之重與昔不殊

聞命之始恐懼感泣臣實何人疊此忝冒已别具奏乞
賜恩免螻蟻之軀有不盡者輒具劄子昧死上聞伏念
臣父母年七十氣血素弱近復多病頃赴廣西不曾迎
侍道里悠遠日以憂戚臣弟年幼侍旁無人自臣來歸
方獲寧養今玆新任復隔重湖垂白之親又難遠涉進
退皇惑莫知所措仰惟陛下推廣孝道本於人情匹夫
之微皆得自達臣之迫切義當控告抵冒大譴矢心以
辭伏望陛下至仁哀矜俯徇愚懇於江淮間易一小郡

父獲就養不違定省臣得竭力以趨職事祈天請命語無倫次瞻望闕廷伏增震作

辭免知荆南奏狀

臣叨竊外藩僅書歲考頃緣親疾屢丐免歸怵惕之誠莫遑朝夕忽被簡拔就付邉寄上游重鎮王旅所宿望實既輕顛隕是懼伏望博詢衆智俯亮微迹别選名臣使當一面遂臣之私賦以祠禄後日糜捐敢不自誓



于湖集卷十九

宋　張孝祥　撰

內制

戒諭將臣詔

朕若稽燕謀實用儉德駕鼓車以走馬示轂游田之娛集書囊為殿帷蓋先敦朴之務至于耳目之玩口腹之珍非甲令之常共雖一毫而莫取欲使表端而影正風

流而令行化貪婪棓克之徒為禮義廉恥之俗而朕行未足以厲世威弗嚴於訓姦乃兹内外之臣尚狃故常之習乾没無藝誅求靡厭遂令軍旅之閒猶須餽賂之致剥士卒之膏血充權貴之苞苴使彼抱飢寒之憂而此供宴樂之費有為若是於汝安乎當亟寘於典刑尚申加於告戒繼今以往令出惟行其聽朕言各循汝守任將帥者無市恩以貨賄第令戈甲之精居左右者宜律己以憲章皆知簠簋之飭儻不悛而慢命將無赦而

必誅各廸保身之明勿貽噬臍之悔

又

朕祇若慈闈覃思邊事靡憚焦勞之極欲臻康靖之期往者披輿地之圖愴中原之俗皆吾赤子何忍誅夷申飭使軺往修邦聘而金國都元帥布薩忠義怙不臣之惡挾震主之威維縶行人拘之圜土既脅降之不可即顒命而遣還揆彼政之如斯緊不亡而何待但以並邊之戍行役彌年風霜凌厲而朕方席廣夏之居藜藿不

充而朕則享太官之膳所以當饋而歎未明求衣朕身在九重之中而心留窮塞之上欲馳單騎躬勞六師撫摩瘡痍均服勞苦而百辟卿士發言盈廷止或尼之莫孚朕指爰命丞相敬代朕行夫佳兵者不祥好生者大德朕豈忍以一時之憤而遂忽長世之模當謹守於封疆益繕修於兵械使士忘露宿之苦而將有死綏之心恃有待而不來寧貪功而起釁儻窮旻之悔禍則蕩定之有時咨爾庶方咸體兹意

太上皇帝本命青詞

丕承聖緒祇奉慈顔當元命之臨辰有珍符之錫羡爰

披寶笈恭扣叢霄願鑒寧親之誠益闡受帝之祉

朱表

馳誠霄極行慶慈闈祇荷博臨告成鑾事無疆之壽永

承太上之休有道之長更增皇宋之歷

外制

沈該落職制

君人臨照百官葢欲其精白以承休德宰輔儀刑四海豈宜以寵利而居成功繄予既老之臣自喪不貪之寳其還顯秩用厭師虞具官某頃以藩條擢聞機政惟人求舊謂文武可以憲邦秉國之均何風采不如治郡朕猶虛已日佇告猷精神强而折衝未閒宏略血氣衰而戒得似减廉聲既已乖叫爾之調始欲掛衣冠而去雖曲全於體貌乃荐致於抨彈其鎸秘殿之華俾即安車之佚噫君子慎始防嫌疑於未然貴臣抵辜尚遷就而

為諱慨往愆之莫救期晚節以自全

沈調落職降官制

舜賓世族冒賄有四凶之流商制官刑徇實諟十愆之戒疇時民蠹尚佚邦誅具官某素無廉稱竊造邇列過而或改謂且收之桑榆老以益貪殆弗盈於溪壑永念七閩之都會不堪再歲之誅求貿遷欲盡於毫釐吞噬不遺於膏血姦贓狼籍公論沸騰慨而同氣之私姑貫投荒之罰亟鐫美職併奪崇階其衹服於隆寬尚少懲

於往謬

陳誠之降官制

懷歸有畏於簡書恩始從於均佚試可弗成於績用罰難逭於黜幽既辜體貌之私宜在譴呵之域具官某始由科第寖陟邇聯意其簡默而不言則亦深沉而可用擢持兵柄濫閱歲華退食自公宜赴功而樂事括囊無譽第持禄以保躬逮庶務之稍繁即抗言而請去彈章既上罷數宜鐫噫為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

肥瘠良負虛懷服此寬洪無忘循省

陳靖轉遥郡承宣使制

王宫之官朝夕勤事積而至於三年之久可無褒哉具官某明敏忠恪服在此位稽日第勞是應遷法夫自刺史而上皆武著之高選雖隃其禄苟非尤恩不以叙進况承流宣化名秩益顯尚思稱塞無或不祗

錢愷降授舒州觀察使宫觀制

昭德塞違國自貴近始厲名砥節士以廉恥張豈予肺

腑之懿親乃為龍斷之賊行此而可貰後復何懲昭化軍承宣使錢愷冑出勲門慶承主第雖武爵是襲亦俎豆之常聞而市道自居致篁簋之不飭欲爾私藏之富隳予軍政之嚴考核具陳聽聞實駭其上承流之秩仍鐫奉詞之儀往即外祠姑惟薄罰

蔣瓌降官制

朕惡人之欺而盡下以恕過誤觸罪則當自歸詆讕遂非其可亡罰具官某服在禁路出臨輔藩見謂老成亦

所倚信乃吏姦之不察致臺劾之上聞深惟失職之愆
姑徃賜書之問弗務兢懼更為誕謾詭陳擿伏之言前
昜剡章之日作偽之拙欲葢而彰聊從一秩之鐫尚屈
常刑之舉服予寬典新爾後圖

謝伋徐康降官制

部刺史檢吏姦職也汝屬縣令亡狀致吾御史以為言
汝失職已命汝自列庶或懲後不務引過更肆誕謾誰
為若謀謬戾如此鐫官一列尚服寬恩

韓元吉除度支郎中制

具官某度支之職前世以宰相兼之蓋發斂均節輕重取予於是乎在今名存而實廢矣視券牘之成謹其數出納之而已爾名臣之世率義好脩淹貫文藝綜練世故攝司之久肆以命爾其為朕思所以振其職者

馮巽之除刑部郎官制

具官某獄重事也獄成而罪疑則上之於朝而刑曹郎參決而死生之其不可輕付如此爾以明法稱於文無

害使在玆位孰曰不宜益務詳審以振而職

晁公武除監察御史制

御史府寄朕耳目茍非其人不在玆選爾學有本原才可經濟萬里來朝朕葢得之於一見之初小試紛肴彌有華問冠豸在列肅我天憲朕所親擢爾往欽哉

吕揩除司農寺丞制

具官某惟爾先正有大勲勞在王室朕顧懷其世思有以嘉報之而爾亦自將其身蹈履繩檢擢丞農扈以試

爾能益務祇恪庸稱恩遇

查籥除夔州路運判制

蜀自兵興困於征調夔子之國地墝埆而民尤貧朕思得賢使者以撫之爾文學議論見推時輩久在近服宜知朕指將輸之任輟汝以行往其布宣朕不遐棄

黄仁榮除兩浙路運副制

畿内漕視他路選尤重爾以通才屢更煩使輟自泉府使服故官往其欽哉嗣有褒擢

張德遠除利州路提刑制

具官某蜀去朝廷遠治獄之吏或不得其平民且無告爾久吏事任見諳明審其爲朕典一道祥刑之寄惟公其心以察郡縣使毋濫繫毋賄成毋上下其手則汝爲稱職

葉謙亨除浙西提刑制

部使者之在畿甸歲時朝集得以其職自達于上視中都官蓋等耳爾嘗執簡柱下掌詰西掖出治劇郡即有

能稱按刑江東獄不寃濫徙以自近宜知朕指佇爾來

廷將有褒陟

韓彦直除淮東提舉制

惟爾先世有大勲勞在王室朕顧懷其後思有以褒報之而丞相亦言爾才可録也淮東煮鹽之利供國用什三命汝以使者節臨之其體朕意思振厥職

曹紱除湖北提舉制

爾守近郡有循良之譽朕念湖外之民勞苦兵事故付

汝以使者節往撫綏之其體朕懷勿解于位

陳漢除直寶文閣知平江府制

平江吾股肱郡遴選所付必惟其人爾忠厚明敏所至辦治將輸饑甸成績可紀其還使者之節遂綰太守之章寶儲進直併示優寵尚體予意務安輯之

孫佑追復直徽猷閣制

朕中興之初緊汝為良二千石所臨底績所去見思据正不回坐讒（一本作是）以免歿身久矣風槩凜然有懷不忘

肆俾甄叙延閣寓直追加密章録其遺孤用勸忠力

任盡言除直秘閣江淮都督府參議官制

具官某朕命相臣以幕府臨邊凡其自從皆天下之選爾忠直强明克承厥家所居之官聲績較著必能為朕協賛元老延閣寓直肅寵爾行尚堅一心益固吾圉

趙不溢降官制

具官某朕惡士大夫便文自營屢下告戒又嘗逐二使者一藩臣庶其知𦵏令汝持節所在守不稱職閲時之

久而汝弗言逮同列之有云姑騰章而飾過察州如此不㸃何為聊奪一官尚祗輕典

王漢臣李大援轉官制

朕褒録勤瘁遠邇臣不以廢也況周旋殿陛贊于朝覲會同之儀而司其籍者哉爾漢臣練習而疏通爾大授周慎而明敏均以積閲協于遷令癩車剌部喻賦爾秩是為茂渥尚克欽承

熊説轉官制

周官歳終則稽暨之事上下之以制其食况汝服勤宗
邸七年其久全而不失是可嘉巳遷官一等以荅汝能
正任防禦使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帶遥郡
同加封父母制
父
具官某父某朕惟東朝方迪遐壽誕推渥澤爰暨人親
爾善積于躬有子滋貴服予武著實應恩章載侈新封
俾陞官簿益綏福祉肅荷寵光

母

具官某母某氏朕承顏東朝以天下養樂人之有壽母有以表異之肆因八秩之慶茂暢恩典爾慈懿淑謹有子在官宣勞武階獲際休事申賜命綍榮其家庭往祇令名益介遐祉

橫行副使及武功大夫至修武郎父加封制

具官某父某朕惟東朝壽祉以幸天下惟爾有子服予武階進汝一官用廣孝治尚祇譽命往迪吉康

宗室横行至正任防禦使父母加封制

父

朕元日詔書蓋推東朝慶祉均暨天下矧予肺腑之戚也哉爾神明之支克自謹畏乃其子姓服我近班肆稽恩章俾進右秩尚其祗服茂迪遐壽

母

朕惟東朝之壽方迪無疆誕舉慶條以暨人老豈予族姓之母可稽脂澤之賜爾冑自華閲嬪于天支有子在

官宜賁新渥往祗命服之寵益承燕喜之譽

懷安軍惠應廟昭佑侯可封昭佑靈濟侯制

爾神父子有廟西土能赫厥靈祓除菑凶朕益嘗錫之侯爵矣今部刺史又上其事申以顯號於侯何愛

昭佑侯子靈助侯可封靈助順成侯制

朕念蜀遠凡蜀之吏有功於吾民皆有以表異之於神獨不然哉增賁嘉名益侈而施

佐神安仲吉可封通濟侯制

爾神侑食惠應能贊而長以休吾民五等之爵侯位在二又有美號焉朕之報神亦已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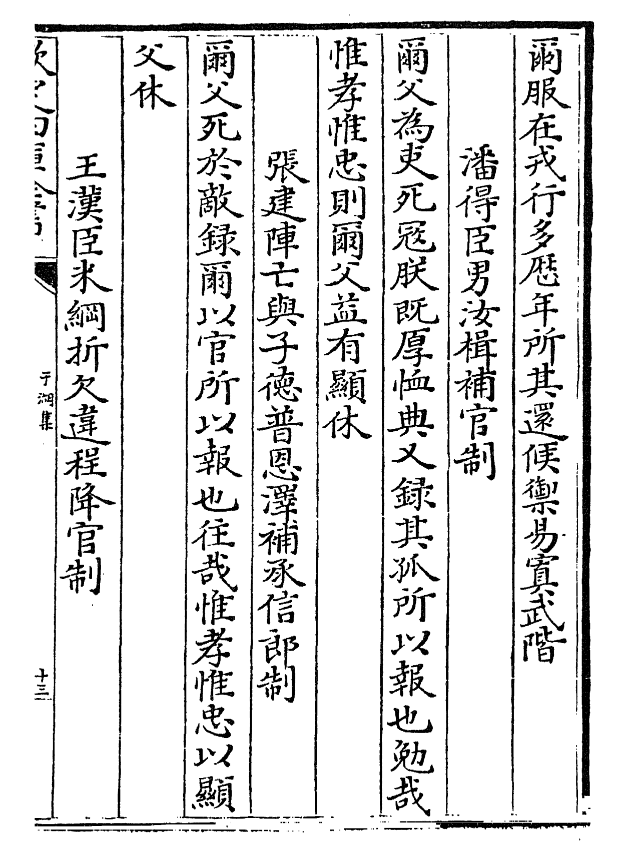
采石巡檢時宣訊民致死降官制

汝職徼巡而民以掠死雖匪其私顧可弗懲褫官一列尚謹而後

勝捷都虞候謝興換從義郎制

汝服勤戎昭既有年所其還軍候往即官聯

都虞候姚元換授制



爾服在戎行多歷年所其還俟禦易寘武階

潘得臣男汝楫補官制

爾父為吏死寇朕既厚恤典又録其孤所以報也勉哉惟孝惟忠則爾父益有顯休

張建陣亡與子德普恩澤補承信郎制

爾父死於敵録爾以官所以報也往哉惟孝惟忠以顯父休

王漢臣來綱折欠違程降官制

汝護貢輸乃敢不虔宿留道涂折閲什二其鐫一秩姑示薄懲

樂寅孫李朴趙達不覺察過淮人降官制

疆埸之守朕所致慎爾等為吏乃或不虔其鐫一官以厲餘者

楊慶祖李大正循資制

朕惟三歲之祀業鉅事叢前期設官是俾典治爾以才選服勞罙時殆茲告成厥有褒進

張俊彦循資制

顯仁之喪爾與有勞其進文階益務共恪

田溉轉官制

爾捐家貲以佐國用揆之古義何愛一官

劉嗣立吳懌進書賞轉官制

先帝信書之成汝輩共勞其間可無褒哉

進書賞入吏等轉官制

屬命諸儒輯成大典汝嘗服役亦俾進官

于湖集卷十九

于湖集卷二十

宋 張孝祥 撰

表

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斷自聖意協于天心振古所無率土同慶中賀臣聞爲天子父實倉皇蜀道之歸尊太上皇亦草昧漢邦之始未有躬致垂衣之治而獨心懷脫屣之高恭惟太上皇

帝陛下道極化元功超象外巍巍蕩蕩繇艱難剔致於中興汲汲皇皇在底定弗忘於無逸葢大度聿追於藝祖而深仁壹似於唐堯當乾德之方剛體離明而繼照臣欽承謨訓結戀恩私五日起居莫預清班之列萬年壽考但蘄神筴之增

賀今上皇帝登極表

星輝海潤方肇啓於青宮地闢天開遂丕膺於赤紀有赫聖人之大寶於昭天下之至公廟社逾尊華封均慶

中賀臣聞父傳於子振古雖然天作之君若令未有載纂開基之緒惟新受命之符恭惟皇帝陛下博厚高明齊莊中正翼翼之心不已益本躬行喁喁之望咸歸殆非人力仰太上復艱難之業付吾君於談笑之間十一世而益光邁建武中興之事八百年其增卜洛成周過歷之期臣身在侯藩精馳觀闕朝五日而善家令胥瞻孝治之優復兩京而還上皇更徯大勲之集

賀立皇后表

儷極之尊光于有昔齊家之訓燕及無垠日月宣昭神人歡喜中賀臣聞助粢盛於宗廟兹王化之攸先羞榛褁於舅姑蓋宸居之未有於若隆興之嘉禮茂承德壽之重懽恭惟皇帝陛下孝始奉親恩兼睦族關雎之樂淑女式圖陰教之修雞鳴而至寢門共致色難之養肇興縟典丕叙彝倫臣嘉與常僚具宣明制塗山啓夏方觀萬國之朝大姒興周嗣上百男之頌

代總得居士賀天中節表

珍圖錫羨方隆滋至之休誕月開祥載衍無疆之壽照臨所暨舞蹈攸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日新至仁天覆齋居節費不為耳目之娛屈己和𭀚無復甲兵之問凡此無為而保治葢將守靜以延年臣濫職外臺忻逢穀旦夔龍接武阻稱漢殿之觴蟣蝨輸誠徒效堯封之祝

代方務德賀回鑾表

靈鋒電掃柔此遠人輿衛天旋格于藝祖神入歡喜華

夏尊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琓主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茲親葦輅之征乃遐服共欽於皇略逺訖鷄音之好亟傳龍駕之歸萬里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陛戟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清閒獲瞻睟穆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觴馳道告行企望前驅之蹕

謝歴日表

一札十行雖存故事元年正月實拜新書景祚有開庶

邦咸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宅下舜歷在躬大一
統以當天作其即位定四時而成歲敷厥庶民肇錫嘉
名深詔執事臣敢不布宣上意勸相農功舉正於中既
謹春秋之法自今以始當觀正朔之同

謝歷日表

二年而調玉燭方洽泰和一氣之轉洪鈞再攽新歷惟
朝廷則用故事在郡國實為寵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與天為徒體道御數協時月正日俾民不迷自南北東

西遵王之道臣敢不建用皇極奉揚仁風于再于三勸百姓農功之敏時億時萬祝兩宮壽紀之長

賀元正節表

元年正月實春秋謹始之時是日三朝會圖籍貢珍之盛肇新縟典益侈閎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本財成誠參化育羣黎百姓欣逢治定之期君子小人各適消長之分導迎景貺登濟中興臣猥以賤官出守外服君門萬里雖迹遠於天朝壽觴九行徒夢遊於帝所

代百官賀冬至節表

增泰元之筴益閭受命之符奏黃鍾之宮丕應得天之統造庭稱壽率土均懽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神為謀惟皇作極合八能於前殿衆建人才書五物於保章用昭歲事緝熙景貺敷錫羣生臣等叨列夜司欣逢穀旦七日來復方占羲歷之祥萬壽無疆願罄堯封之祝

代百官進玉牒成書表

帝系勒鴻爍科條於屬籍聖謨啓佑嚴訓典於寶儲御

巖廟以觀成拱朝班而稱慶中謝竊以堯統漢緒肇泒
别於天潢周誥商盤麗光躔於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
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歷時浸闕於編摩甫歲悉加於
纂緝必親經裁定稽春秋簡牘之文故並建殊尤若河
洛圖書之出恭惟皇帝陛下慶緜景祚志適先猷世茂
本支襲生民之尊祖道昭歷服成下武之繼文考仙宗
皆聚此書述遺烈永為大訓臣等猥蒙際遇快覩休嘉
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

輝

賀冬至節表

品彙慶一陽之復於時是爲仲冬王者會萬國之朝其儀亞於獻歲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明麗正敦復考中不動聲顏豈止侯陰陽之定純受德教所以同天下之心受福惟多知剛方長臣忻逢轂旦屬守竹符望帝都千里而遥莫與班行之末上吾君萬年之壽不知精爽之馳

代百官賀日蝕陰雲不見表

璿璣占象方虞辰集之差黼坐端躬遂應離明之正裔雲密護沴氣潛消瑞揭圓精慶由宸極中賀竊以日行有節數或戾於經躔帝德罔愆誠乃回於穹鑒偉休符之昭著知治道之顯融恭惟皇帝陛下神化又新智輝旁燭容光必照丰凝丕冒之功守實不虧坐協寅賓之度惟聖時克先天不違臣等服在邇聯與觀景貺珍圖疊紀仰開合璧之祥羣目共瞻益勵傾葵之志

進登寶位銀表

受四海之圖方盛官儀之復鑄九金之鼎敢忘牧貢之脩悵違執玉之趨祗効來琛之獻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配天立極如日升明所寶惟賢已旁求於壽雋理財以義且盡貫於逋租而臣職在剖符禮應奉幣侑稱觴之萬壽知芹美之非珍遥道交戟之百重慕葵傾而徒切所有賀登寶位銀一千兩謹遣妹夫進士李蟾捧表管押

上進冒犯天威臣無任

代百官謝賜時服表

冬祁寒而惟怨咨過軫聖神之念秋獻裘而待放賜𦍒嚴典則之常手舞拜嘉篚將示寵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文昭經緯道極彌綸中實儉慈衣弋綈而率下外新制作美黻冕以御朝乃眷周行載分齊服臣等恩均在笥德愧章身制彼裳衣莫効馳驅之力出於機杼當知紅織之難

進奉貢葛奏狀

厥篚織纊雖云任土之殊當暑袗絺顧是邛邦之產備齊官之三服參禹貢之九金前件物邊幅非長經緯殊拙垂衣裳而至治慚莫效於絲毫美黻冕以致神或見收於巾冪謹隨狀詣闕上進以聞

謝除中書舍人表

螭坳秉筆方愧空餐鳳掖代言遽叨親擢被身章而滋寵捧誥牘以彌驚懇避莫俞省循增懼中謝竊以中書本命令之地舍人典文字之官學博藝精斯能華國職

清地近豈可假人葢有思之敏者未必暢於事情詞之工者未必窮於理致問古今則高崔互有所得評書詔則常楊各擅所長世每歎其才難人亦隨於器使非夫言通志慮識達典章絢黼黻之文邃淵源之業則何以裁坦明之制居清切之司如臣者才不逮人學徒泥古偶玷名於巍第俄策足於要津屬内史之久虛俾孤蹤而代匱方自虞於顯黜敢有望於為真忽拜異恩祇懟非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圖回至治綜覈羣工方將藻

飾於皇猷故必網羅於衆俊雖大公之施不間疎微而小己何堪誤膺簡拔臣敢不仰承眷渥益勵操修職在絲綸寧有彌縫之助事專筆舌敢忘獻納之忠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謝表

右輔分符初無治狀西清掌誥復冒寵除更通鼇禁之班還參豹尾之從中謝伏念臣空踈不學儌幸入官歲月推遷遂塵清貫風波浩渺迄致煩言一收朝蹟而歸五見律筩之換尋覆蕉之夢驚曩事之皆非追視草之

遊懼此生之終棄敢圖新渥遄服故官躡文石以朝趨御宫鈴而夜直茲葢伏遇皇帝陛下丕膺舜歷煥緝堯章核名實以登俊髦葢欲去虚文之害躬勤勞而詔機務益將恢遠御之圖曾是孤蹤亦叨殊奬竊謂今日論思之職豈特平時播告之修顧邊瑣之多虞繄廟筭之靡定必有隨時制變之策以究折衝禦侮之宜造膝之言願極陳而毋諱捐軀之誓期永報於不貲

撫州到任謝表

解荷橐於西清久隔雲霄之望分竹符於南紀忽霑雨露之恩惟盛時無終棄之人俾下臣有自新之路中謝

伏念臣策名最晚被眷獨優殆由狴犴之餘旋躋班聯之末驥騄備八鑾之乘何有於駑材鴛鴻參萬玉之庭更容於鼠技惟特達盡由於親擢果迂疎交致於人言俯危迹以屢驚悵明恩之未報敢期宥過尚俾承流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與春融道同天覆建非常之策方任賢而使能開大公之門悉除苛而解娆乃眷上游之

古郡載收散地之羇人臣敢不懲沸吹虀飲冰食糵求民之瘼稍更珥筆之風勝己之私切謹佩韋之戒祇圖來效思蓋往愆

平江府到任謝表

籲天有請願供水菽之勞易地䟽榮復畀繭絲之託仰戴上恩之厚靡容私義之伸中謝伏念臣開迹諸生受知太上華涂超躐莫匪親除憲府抨彈良由自取會真人之御極容偏郡以承流已試無功丐閒得劇雖自西

祖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深懷顛覆之憂或誤甄收之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同藝祖孝述光堯廓大度以用人欲兼致非常之士攬權綱而在已將崇成可大之功曾是棄捐亦叨簡擢臣謹當布宣盛澤激發儒衷澄瀚海之波冀有因人之薄效凝清香之寢敢如平世之偷安

潭州謝復次對表

賜以賛書還之次對敢云舊服是謂新恩中謝伏念臣

智昧一官仕嘗三已江湖遠引自憐蹇剥之多雨露均霑獨倚乾坤之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熈聖緒駿發英猷專予奪之柄以馭羣工明功過之使以興庶事迺如孤迹亦預慶條臣敢不祗佩隆私益追往咎儻有及民之效則爲報上之忠

代方務德廬州到任謝表

外閒分憂肆放明命内朝賜對載邇清光已見荒郡創殘之餘具言聖主哀矜之意中謝伏念臣屢膺劇寄茂

著微勞謂孤蹤冝在於棄捐而廟論猥煩於推擇屬有
負薪之疾旣辭輓粟之行逮玆邊瑣之多虞復俾帥藩
而申命馳驅引道傴僂拜恩細札十行亟承於漢詔土
階三尺密奉於堯言軫民之窮則使捐關市之征憫臣
之病則戒求藥物之善掩骼下度僧之牒振飢分貢𥠖
之金獨撥讕能曷勝隆委玆葢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惻
隱盛德涵容草輅徂征已克清於荒遠玉關罷警將永
洽於泰和慨斯鋒鏑之淫夷懼以繭絲而剖刻故銓冗

吏使布寛條臣敢不祗若神謨恪恭賤職老於州縣敢
圖横草之功固我封陲庶弭搔爪之怨

于湖集卷二十

于湖集卷二十一

宋 張孝祥 撰

啓

代總得居士上宰相

咎深百謫逭敢逃齋斧之誅恩予再生願廣覆盆之照仰止雲龍之會俯殫螻蟻之誠伏念某晚學支離殘生寒窶躬耕自足所願力田而逢年世禄偶霑本意為親而

捧檄孤孽自憐於薄宦廉隅竊慕於前修扈撫楚之莫辭實簡書之是畏諸公長者猥借齒牙清都太微獲望旒冕退效一官於塵土投閒二紀於江湖日莫而巾柴車嘗躬鄙事秋風之破茅屋安所莫居雖周道如砥何有於崎危而秦網凝脂竟罹於羅織會上聖權綱之獨攬貫下臣縲紲之非辜綴毁裂之冠裳招散離之魂魄冀安晚節絶望榮途何負薪之疾未瘳而剖竹之符狎至洊拜西州之緐使適當北鄙之多虞申命惟行懇辭

莫遂念郿鄏東知之特達且闗梁捍禦之闊踈釁已結於搀爪備初微於横草竊厲死封之志遂忘負乘之譏李牧之居壯邉費軍租而享士營平之破羌賊留步卒以屯田盗空狐鼠之羣吏戢豺狼之暴周旋兩稔辛苦百為顧績效之未聞亦規模之粗定自嗟激烈人笑迂踈果飛謗之交攻致劾書之趣上尚蒙觀過俾免所居匪造化之曲成殆生全之莫保雨流木偶所念無歸火及池魚又將奚咎聚族近盈於千指為氓不辦於一廛

疾病侵凌親朋棄絶固已闔門而恐懼尚虞投隙以摧傷瀝血攄辭搏膺請命伏望僕射相公廣好生之德察濫惡之言憫其嘗被於使令頗亦服勞於奔走稍援溝中之納俾留爨下之焦收父子之餘年歸田園於故里況仄席捜羅於豪傑欲前籌賙濟於艱難有如不肖之資既乖已試之效儻獲洗湔於既往庶將勸厲於方來九頓首以自歸冀垂咸聽三折肱而不悔誓報隆私

代總得居士上葉樞密

運璇樞於霄極方恢宏遠之圖馳玉節於戎荒益茂綏懷之略仰止南棘之近莫陪前箸之驅輒控絨勝冒干齋斧共惟國信樞密德全剛大學貫淵微萬壑長松卓爾棟梁之用九金神鼎炭然寶鎮之儲佐王夙負於英資憂國早從於早歲已積公台之望浸膺旒扆之知容臺高潤色之功外府極轉輸之劾期年上最即日召還橫榻憲臺朝有繇繩之直持衡銓部人知水鑑之平紬石室之圖書誦露門之簡策豈特搢紳之歸重抑惟鑾

貊之知名亟自南宮進陪西府方睿主廣右文之治適殊鄰修交聘之儀政須國榦之良往震天驕之俗望龍沙而引道馳雞塞以折衝何但單于識漢相立朝之風采定應回紇懾汾陽單騎之威容式時遄歸厥有成績聳聞廷告滿慰具瞻伏念某邊徼微官門闌舊物半生憂患嗟老矣以何堪末路棲遲復病焉之為祟屢祈哀於宰路冀得請於仙祠玆聞大纛之還實冀洪鈞之播受廛故里儻容孤迹之偷安擊壤明時尚與齊民而拜

賜

代季父賀湯丞相

大號明敭真儒進拜基命宥密旣用子安天下之民疇咨登庸蓋論相迺人主之職泰階齊色嚴石具瞻恭惟僕射相公廣大高明溫良恭儉範圍天地之業實蘊蓄於平時黼黻河漢之文聊發揮於餘事徧歷在廷之清貫屹為斯道之主盟周旋回枉之間終始端方之守抗浩浩滔天之勢愈厲忠規切惓惓造膝之言願還威斷

揭大明而烜照破積陰之蔽蒙既妙契於宸旒將遄歸於政柄姑畀腹心之寄俾專帷幄之謀右府本兵憺天威而遠震神樞旋極聳國勢以中嚴萬山瞻鼇鎮之尊一柱障鯨波之險肅虛次輔特告昕朝衆志交孚覬我公之爰立上心簡在揆剛日以延登新風采於巖廊峻冠章於槐位丕建太平之業益隆不拔之基甚獲侍光躔越從早歲方流落棲遲之已甚獨矜憐收拾之不遺欣此餘生永歸大造若旱作雨抑多方均被於洪休如

泥在鈞豈一介獨為之私喜

賀湯丞相

誕受冊書進登揆席星樞環極有嚴宥密之司帝鼎調元丕正弼諧之任天心克享物望交孚洪惟本朝之興垂二百載粵自右府而相才十數人趙中令以創業佐命之勳韓侍中以決策尊王之略杜正獻閒暇清正而裁抑僥倖曾宣靖謹畏周密而明習憲章率皆名垂世之日星身為國之基杖若時英輔光配前人恭惟僕射

相公才全而德不形功大而心轉小惟虚以静故能應無窮之變而不懾惟寛而栗故能處羣枉之間而不回厥惟帷幄運籌之初已著股肱惟人之望還主威於笑談之頃恢朝綱於紛紏之餘國人曰賢已恨登庸之晚大君有命聿瞻爰立之新朝廷由是以尊安天下想聞其風采渙號所暨泰亨可期有如孝祥辱在恩地大厦成矣當容戢翼之歸泰山歸然請効微塵之益竊謂君相之遇合或繫國家之隆汙有其君而臣不足與圖功

或當饋而歎息有其臣而君不能與共治或環轍以赵
趄永惟感會於一時葢亦寂寥於千載迺今之盛振古
未聞皇上勵至神而詔百官諸賢建大功而同休德疆
埸不聳年穀屢豐儻不及茲而有行是將無日而復可
惟海内重望之所屬此門下素蘊之欲為毋使四公得
專美於前抑亦永世有甚休之譽

洪帥魏參政

九命作牧遡瞻帥閫之雄一壓為垠近接宮牆之峻念

昔播大鈞之块圠乃令依廈屋之帡幪荼毗咫尺之書丕承進退之命伏念某鄉持末學輒冒首科觸宰路之虞羅陷親庭於狴犴飈回霧塞方敬犀愉地闢天開俄登衆輔乃聖主類郊之二日辱明公造膝之一言可但釋累於詔獄之究且復育材於儒館之遼恩私厚矣報效缺然謂當少著於事功則亦仰疇於知遇冥行自信幽默固宜奉香火之祠遄趨並塞遡旌麾之府負隅重江未容望履於和門姑欲卜居於德里是所願也敢私

布之萩惟其官道緝聖傳功熙帝載三能之麗天極煌煌列宿之躔四溟之經地維浩浩百川之委若稽獨化之始登翊萬微之繁凡當時郎廟之所行雖走卒兒童之能誦青天白日靡容刻繪之工亦爲衮衣但冀旋歸之速方將芘天下之寒士夫豈拒吾儕之小人載惟留落之蹤罙極依歸之悰仰窺宏達必遂矜容開商邦三面之羅已涵大惠築揚子一區之宅終藉餘休

王樞密

運璇樞於霄極夙贍命衮之崇分玉鑰於神臯令仰建牙之近屬有負薪之疾未備斂脤之恭敢徹書函冒干齋斧共惟其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清介之風凜然表世而獨立孝友之行信矣行人之所難竊觀聖君簡注之深率由明公誠一之著與罷超躋於羣辟斯文冠絶於當時紫誥黃麻士如模楷丹心白髮國有蓍龜丕釐宥密之司誕付安危之寄造膝九重之議固遠臣莫得而聞捐軀萬里之行雖強敵亦為之懾方佇登庸之拜

俄聞均佚之歸西都獨樂之燕居始姑從於雅志安陽晝錦之榮事終弗遂於牢辭即故里以開藩護陪京而作牧江山震疊父老歡呼小煩尊俎之籌益壯盤盂之勢遂膺渙號還陟鼎司甚一遂台符再周歲紀龍墀奉對首叨特達之知螭陛記言更自薦揚之致逮右府出疆之日實西垣去國之時瞻鷁首於江濆靡容奉謁委鸞翮於天上猶辱貽書自憐不肖之軀正在大河之域丹書未削居懷夙夜之憂綠野非遙坐阻寒溫之問豈

謂遷纍之至此會逢碩輔之來臨人謂斯何嗟剌骨吹毛之已甚天其或者將息黥補劓之可期仰繄大造之仁俯亮危衷之切冰魚未躍長依萬頃之澄波巢燕來歸寧靳千間之廣廈

代總得居士上徐敢立

肅持虎節還自龍荒陟老上之庭國威坐振或尚書之履天眷彌隆仰繄徒御之勞當有神明之助共惟國信尚書學尊一代氣蓋諸公大丞相之家風流是似古君

子之操夷險弗渝方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惟忠信之人可行蠻貊一星北去三月南歸喬木叅天諒切故都之感雪花如席可堪北地之寒茲奉對於清閒即叅華於近密甚棲遲薄宦景仰壯猷瞻十乘之元戎莫遂前塵之拜蔭千間之廣厦知無凌雨之憂

淮東漕魏郎中

京輦効官屢瞻逸軌邊亭奉指迺借餘光豈曰為寮於焉事長伏惟某官氣吞餘子學渺諸儒未嘗枉尺以直

尋真欲居令而行古凛乎一代之名士備更險夷信矣中興之吏師所至辦治嗟守闗之虎豹困横江之鱣鯨人謂斯何厥有至公之論天其或者將為大用之基殆聖政之更新偕羣賢而彚進雙旌引道亟分剌史之符一節趣歸即覆郎官之錦簡注深厚寵靈洊臻陞内閣之新班專外臺之劇寄眷斯民俗已熟教條舊所領州尚鬱去思之望及兹開府當成不戒之孚仰窺訓詞即俟報政某棲遲晚節漫浪此官方懷投劾之歸空切登

車之志念昔已同之臭味于今復並於官曹仰鄰燭之分輝庶山藜之不采隆寒在候盛德對時冀妙毓於生經用丕迎於景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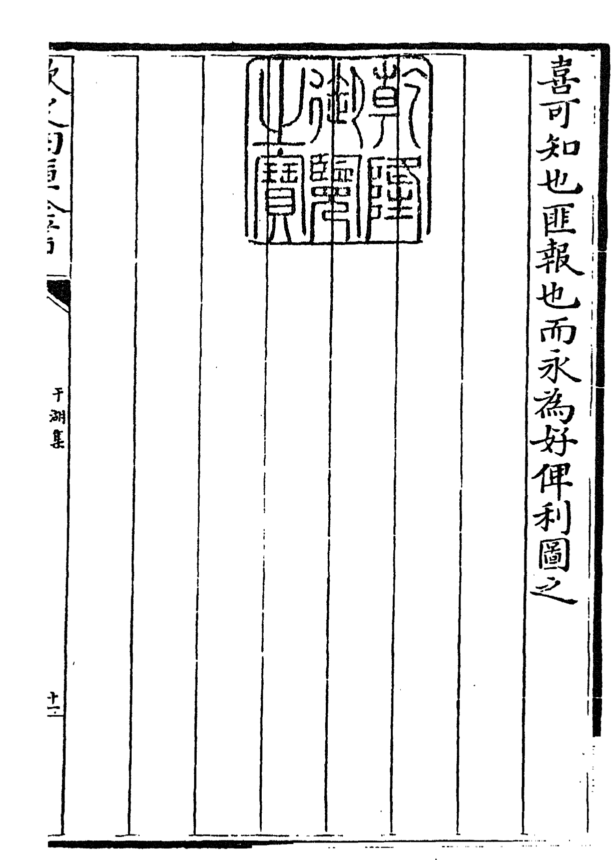
新巢縣許宰

冠千佛之名早嘗慕義為百乘之宰令乃同僚雖共嘆於回翔聊自謀於親炙伏惟某官才高雋軌文挨明庭凌雲之氣超然固已薄蓬萊而不上激水之飛遠矣方當運溟海以橫搴詎竟荒城肯臨君子歷考本朝之故

事人謂斯何自結明主之深知公寧久此所冀亟來於行李庶能少奉於周旋

答吴將仕

屬厭俊聲夢想德宇丈人作牧適臨父母之邦仲氏決科更參兄弟之契欲論交而未敢乃盛禮以見投伏惟某官考信六藝以行其所知博極羣書而守之以約深厚爾雅追漢兩京之文直諒多聞得魯君子之益葢將友天下之善士豈其顧吾儕之小人既見止而我心降



喜可知也匪報也而永為好俾利圖之

于湖集卷二十一